

夢 鄉 曲

孫 毓 崇 著

夢 鄉 曲

孫毓棠 著

★ ★ ★

1 9 3 1

848
366.4

夢

鄉

曲



3 0526 6551 4

07274

序
曲

窗外秋風吹着秋雨淅瀝，
這淒涼的夜爲何這般沉寂？
心境恍惚迷迷幻影依稀。

我就桌邊移過半枝蠟燭，
燭光昏昏，我雙手支着頭顱，
呆望燭火思索着人生的路途。

閤目隱隱約約朦朧欲睡，
眼前沉沉像對着斜陽西墜，
渺茫茫似設身在山林深邃。

正 曲

沉沉晚鐘傳遍了黃昏的沉寂，
濛濛暮靄籠罩成暮色的迷離，
遍山遍谷散佈着丁香馥郁。

我孤獨地慢步春山之路，
傍着山溪穿一片夢樣的桃塢，
足下無意地踏過落花無數。

灰紫色的羣山漸漸安排着入了睡鄉，
雲影橫空，也不見圓月東上，
淡淡心情也隨了叢林畫入渺茫。

步出桃塢又轉過一灣山角，
穿林越水依舊是蒼茫古道，
迷濛中也不知踏過幾處溪橋。

暮色愈深，叢林愈深，
暮色叢林把眼前化成一片陰森，
左灣右轉再辨不出歸家的途徑。

遠遠處髣髴是一星燈火，
心想這時光還有山農在此經過？
燈火漸移，引起我滿胸的疑惑。

我急步向着那燈火緊追，
叢林裏我四周已是一片昏黑，
燈火左轉右移我足步也左旋右斜。

呵！這星燈火像是故意引逗，
十步百步隨他轉還是十步百步在後，
崎嶇逶迤轉瞬又到了叢林盡頭。

叢林盡頭陡起一帶峯巒，
燈火轉過峯巒倏忽不見，
仰首松風滿山，低首是濤濤古澗。

猛抬頭是一座參天的石門，
石柱宏偉像是雙峯插雲。
我心疑這莫非是什麼神祇的宮庭？

我輕輕走到柱旁悄悄向門中展望：

巍峨嶄嶄是一帶重巒疊嶂，

遍山松森如烟，天風浪浪。

石門半掩也有千百尺高，

楣頭渺茫有些字跡看不明瞭，

遙遙山麓下髮髯仍有燈光映照。

這景像使我心中充滿了狐疑。

陰森森地這莫非是什麼魔窟鬼域？

憶起方纔的燈火是故意引我失迷？

依稀想起太白不是沉入龍宮？

遊過地獄天堂的有不朽的但丁。

這境界莫非也會有什麼異遇奇逢？

靜靜一縷茉莉花香悠悠地蕩過，

我收住足步不禁又神馳意惑。

遙遙處小小的燈光又在門前閃爍。

我輕輕地，輕輕地，慢慢挨進了石門。

呵！這是什麼世界？月色這樣清新？

月光下遠近山巒雲樹織成一片銀紋。

四面花香是什麼香醇這樣醉人？

悠悠的輕風把霧靄煙雲披滿了山林。

寂寥沉沉好似聽得出寂寥的步聲。

足下尋不出路途，竟不着曲徑，

只滿地野花繡成什錦的雲痕，

我心中忐忑，緩緩依着山坡前進。

傍清溪過一重山坡又是一重山坡，

左轉右灣一重重新鮮的景色，

月影花香朦朧心鏡微醺。

呵？何處這一縷笛聲悠揚？
順溪流傳來使我心神駭蕩，
像春雨滴滴滴入碧水池塘。

我急步循着溪流走，走，
轉瞬已到了溪流的盡頭，
仰首百丈飛瀑展開萬匹銀綢。

隔溪飛瀑近處立着一個麗人，
依稀像是披着一件白衣玲瓏，
托笛慢吹，面容却看不分明。

我正想舉足涉過這湍湍的清溪，

她回頭聽見我足步的聲息，

我停足心中突突，她却毫不驚異。

她開口——像是紫燕的歌聲——

『哥兒，那兒行？你是什麼人？』

我有些惶悚，不知應該如何答應。

她抖衣躍過清溪，像一隻鴿兒飛，

轉眼已在我身前，鵝頸微垂，

她低一低眉頭又問我是誰。

我恭敬回答：『我家居就在谷底村旁，暮色中孤獨地迷路在這陰森的山上，一盞紅燈引我入石門到了這個地方。』

她微笑靜聽，我大膽開口發問：

『請問姑娘，這裏到底是什麼仙境？』

月影花香這樣使人迷迷若夢？』

好像是行禮，她又低一低眉回答：

『你入門時未曾見門楣上的字樣？』

這詩樣的田園就叫做夢鄉。

夢鄉的田園本接近着塵寰：

你們的世界只賸有殺戮和摧殘，

充滿的是苦惱，冷酷，失望和欺騙。

你看那遠處雙峯石門本開向人間，

可是人間黑濛濛拉遍了罪惡的火燄，

久已忘掉這夢鄉還有個靈慧的田園。

這夢鄉只有美，只有快樂，青春和自由，

這裡永遠尋不到苦惱，找不到悲愁，

花沒有老，樹沒有枯，春光吮啜着永久。

你看東方那高山是靈慧之峯，
峯腰燈火叢處是我們的花庭，
那裏晝夜是花雨繽紛雲雀歌聲。

今夜中宵正巧我們有百花節。
邀你同來把新花奉與清圓的月，
莫待出了夢鄉又去歌水流花謝。」

「呵！姑娘，我雖然已爲塵寰污染，
我的心也刻刻在想望夢鄉的田園，
我這俗身也能否常留在此間？」

她低頭托着顚思索了半晌，

『你既能迷路到此間已是有緣，
你隨我來，先一飲不老之泉。』

她抖衣先進，像一隻鴿兒飛，

我隨着她足跡氣喘喘地緊追，

仰首月光愈朗，又是一重仙界。

煙迷迷，霧濛濛，前面一帶竹林，

穿竹林照得滿身闌干月影，

靜悄悄又拂耳一曲嗚咽的泉聲。

轉過石屏她猛停足在竹林中心，
低頭潺潺一束寒泉清冷，
喋喋水波在月下簌蕩着銀錦鱗鱗。

那泉頭汨汨流出於叢石之間，
芰蘭開遍像一羣守夜的花仙，
她低一低眉，『這就是不老之泉。』

她叫我靠近了叢石低下頭，
用手撥開水艸再飲那溪流，
『這清泉就是夢鄉青春之藪。』

我的手一撥藻荇已覺全身冷冽，
泉流觸到舌尖已涼徹心脾，
飲兩口我身心化入無涯的甜蜜。

波面清晰地映出我的容顏：

呵！天！這是誰？誰這樣丰姿翩翩？
洗去滿面風塵皺皺，又是青春少年。

我跳起身掠一掠髮遍體輕鬆，
像悶暑後猛聽得一陣鶯鳴，
揚手舉步，肘邊足下吹遍了春風。

呵！此生今日才打開了心窗，
久塞的胸懷此時纔知道豁朗，
想不到這濁身中也發現了天堂。

『這泉水可以洗盡一切煩惱的胚胎，
這泉水可以留得你青春永在，
這泉水可以溫潤你胸中靈慧的花開。』

但是你究竟是從人世間來，
有一株魔蕊在你心宮深處藏埋，
這泉水洗不掉的就是這戀愛。

戀愛在你心中可以開善成善，
在夢鄉你得用靈慧來慢慢栽培，
叫他化入性靈才可脫人世之累。」

我心中牢記隨她離了這清泉，
穿竹林仍慢尋原路回還，
穹空蔚藍，月光銀霧滿天。

我一驚，樹後猛轉出兩個人影，
那高些的手中提着一盞紅燈，
遙遙呼一聲「姐姐」，她連忙答應。

我心想這正是那紅燈在山中把我引帶，
那提燈的向他高聲問候，走近前來，
仔細看是活潑潑兩個短衣男孩。

『姐姐，方纔我們領了美麗女皇的命，
到山角下，有一個濁人要我們接迎，
我們只顧嘻笑，却不見了他的踪影。』

我聽他說，心中充滿了慚愧，

又悔恨在人世的交遊都是些俗鬼！

我又納罕不知美麗女皇究竟是誰？

她笑指着我說：『這就是他。』

他倆走向前看着我十分驚訝，

她說，『我們剛從不老泉的石岩轉下。』

他倆聽說高興地圍着我舞蹈，

一個親我的手，一個抱我的腰。

『那裏花節已開讓我們循山快跑。』

我隨他們跑，輕飄飄像在空中飛，

顧不及看山林，只覺花香撲面微醉。

隨地拾起，她遞給我一枝粉白的薔薇。

靈慧峯麓漸漸近在眼前，
左右叢叢花樹渺茫茫向後移轉，
天海正中高懸着晶瑩的月盤。

他們足步漸緩我足步也隨着漸遲，
香愈濃，纔辨出四周滿是花枝，
燭光閃爍，『呵！這正是獻花時！』

前面已是一架紫藤的花坊，
兩旁叢叢玫瑰做成了花牆，
裏面已絲樂琮琤，鐘磬琳琅。

兩個短衣男孩先提燈跑進了花門，
她叫我暫立在這紫荊蔭處靜等。

我連忙理一理衣裳，鎮一鎮心神。

不一刻，樂聲停止，花門大開，

一排提着蘭燈出來了四個女孩，

滿身紅衣，頭上也束着艷紅的綢帶。

又一排青衣男孩也提着四盞蘭燈，

一排排青男紅女都手提着燈槲，

最後才聽見笑語雜擁着轆轤車聲。

車輪停步，遙遙傍着花牆，
駕車的是十幾隻雪樣的羔羊，
圍繞着車旁的是數不盡婀娜的女郎。

那白衣的姑娘慢步到這紫荊蔭處，
『哥兒，請你到車前去見美之花后，
就是她命那紅燈兒指與你路途。』

我連忙鎮靜心神隨着她慢走，
穿過對對蘭燈好半天才到了車首，
我惶悚靜立，也不敢抬頭。

像雲天高處一聲雲雀聲喚，
又像靜沉沉中簷前幾句燕語呢喃，
芍藥車中發問，我耳旁似鶯聲雜亂。

拂面一陣悠悠異樣的芳香，
撲簌簌到眼前像閃過一片黃鶯的翅膀，
她一笑牽着我的手，『我是美麗女皇。』

我驚駭抬頭，像失落了心魂，
靜靜地立着女皇，金衣滿身，
她看我癡呆，兩頰陡起一團紅潤。

呵！那顯邊，那顯邊是怎樣的潤紅！

那雙眼比午夜銀星還要晶瑩！

那笑口，那梨渦，像梅瓣曉露含情。

呵！那一雙，那一雙溫潤的眉！

眉梢掃滿了醉人的春暉！

黑蓬蓬流瀑似的柔髮在兩肩低垂。

她牽着我的手吩咐叫轉車，

紅女青男舞起蘭燈光雨婆婆，

笑語歌聲慢慢都從花門穿過。

她開口靜沉沉像低低鳥鳴清脆，
『我們正等你來同賀這百花節，
你看那天門上是多麼清圓的月！』

我心中突突隨着走不敢回答，
滿眼艷紅已走到這杏林之下，
地上銀鴿亂飛，空中是香雨飄花。

中間金光閃爍的幕蓋是幾列葵黃，
葵黃下是一架嫣紅嬌紫的花牀，
滿杏林枝頭燃遍了燿燦的燭光。

當中有一雙梅麝喻着玉盤，
女郎們都靜靜地捧起了花環，
她牽着我的手一直走到牀前。

她拉我並肩坐下低聲向我訴說：

『萬萬年前天神用金簪劃成了銀河，
月姐姐每日憂愁無法把銀河渡過。

月姐愁瘦了面龐受不了星兒們譏諍，
爲了人間請天神速搭一道浮橋，
天神說這必需要夢鄉姊妹們勤勞。

月姐稟告夢鄉有一天是百花開遍的時光，
願每年請夢鄉姊妹向天神把新花奉上，
天神笑應跨銀河西南築成一道橋樑。

月姐答應夢鄉以夜夜清圓的月，
我們也每年今日有這百花節，
不比污濁的人世還有什着陰晴圓缺！

你看半空月姐微笑，清光滿天，
姊妹們獻花吧，這正是時間！』

悠悠樂聲又起，女郎們都歡歌着舞動花環。

女郎們的足步愈舞愈急，

一個個持花環飄長袖舞起了裙裾，

花雨繽紛，滿地銀鴿也穿入叢飛起。

愈舞空中飛花愈亂，地下落花愈深，

轉瞬間各色花瓣已撲了我滿懷滿身；

樂聲戛止，花雨靜飄飄舞步驟停。

女皇徐起，兩手捧起百花之環，

安安穩穩放入梅鹿托着的玉盤，

恭敬地低一低眉頭靜立在盤前。

林下慢慢吹起笛聲悠揚，

女皇仰首向圓月低聲緩唱，

我心神溶溶地網入了歌聲漾漾。

結尾，女皇舞一旋歌聲飛上九天，

樂止歌停四面空谷回聲猶冉冉耳邊。

像一羣白鷺女郎們又歌舞起祈禱。

女郎們漸舞漸近團團圍住了我，

『我們要請新來的哥兒唱一齣歌！』

我們要請新來的哥兒唱一齣歌！』

女皇俯首，斟不我要心驚，

我壯起膽低聲唱了一曲月明，

她們高興得把花環都拋起在空中。

不一刻女皇揚手發令——

『大家結隊趁着這清風，

插翅高高飛上那靈慧峯頂！』

夢鄉的人們都雲一樣撲入杏林，

一個個被起雪白的羽翼預備凌雲，

女皇一聲令都撲簌簌向着峯頭飛進。

一羣羣女郎抖翅在空中任意翱翔，
月光下遍空織滿了銀白的翅膀，
飛飛飛，漸遠漸遙直向穹蒼。

她們飛呀飛，我只顧仰頭癡看，
女皇慢慢過來輕撫着我的肩，
『呵我把這銀翅也被在你肩臂兩邊。』

我展展翅只覺全身輕過飛蛾，
略振一振已從杏林梢頭飄過。
我趁清風飛兩旋心中充滿了快樂。

女皇牽着我的手，『你隨我快飛！』

飄飄只渺茫茫見足下山巒崔巍，

黯沉沉兩耳風聲，身側重重流雲疊墜。

遠望巍峨嶙峋是靈慧山頭，

倏忽間脚底綠艸茸茸已立在峯首，

遠近銀白的翅膀都各自去遨遊。

這峯頭更眩目一叢叢開遍了山花，

我們向花叢找一塊青石並肩坐下，

仰首晶瑩月輪也漸漸西斜。

女皇解去金衣放棄了面容的莊嚴，
柔髮飄飄斜倚着我的肩。

羣峯在四周低首向遙遠的雲天。

她懶洋洋有些惘倦撫摸着我的手指，
低聲給我慢慢講這靈峯的故事，
月漸西沉，山頭寂靜無聲花影遲遲。

她向我低聲說訴：『已不知多少年前，
天神在此地築成這靈慧之山，
峯巒峻嶒高高聳入雲天。』

這山峯在人世間也能夠看到，
世間不知多少人們望靈峯追求到老，
只塵寰魔障累累莫不歎路遠途遙。

塵寰從來沒有人獨據慧心，
肯刻苦孤身跋涉爲自我的性靈，
來這自由的山頭還成本真。

多少年人們只以這靈峯是一團幻像，
都說這不過是人生的雲山渺茫，
風塵僕僕漸把這靈峯早已遺忘。

人們不來這靈峯反成了夢鄉的樂土，
這裏嘗得到美與青春，留得住永久，
你有緣今宵居然能來到這山頭。」

我心中喜悅，把她的話深思默想：
在人世隨波逐流想不到還有這天堂，
今後我要永遠在這山頭花下獨自徜徉。

我看她兩眼微閉，已有倦意，
我說：『讓我們今宵就這樣相偎着休息。』
她笑笑，歪頭倚入我懷中悠悠睡去。

越倚在我懷中像月下嬌羞的睡蓮，
像隔霧的薔薇，像雨後倦依依的玉簪，
世上那裏有這樣嬌柔美麗的容顏！

我也覺着有一些倦眼昏沉，

仰首西天仍斜掛着秋水似的月輪，
一夜來夢樣的忻懽猶在心頭憧憬。

呵！月光！我來世上至今已二十年，

顛沛流離脚下也踏遍寒北江南，
生死悲愁心中漸揉成解不破的迷團。

我常苦胸中甩不開人生的悲愁！

千斤的担負壓着背，鐵鍊鎖着咽喉。

那有一天收得了酸淚，解得開眉頭？

我只說人世上是再沒有了希望，

要雲雀似的飄飄也不過是個幻想，

誰知今日也能在這峯頂翻羽翱翔！

但這懽忻中漸漸又引出異樣的悲哀，

像一團沙石塞上了我的胸懷，

怎麼這美妙的田園裏有不得戀愛？

她安靜地睡在我懷中，我不敢向她看，

忍不住默默閉目尋思着她的容顏，

心中怔忡，兩個疑團開始交戰。

也許，也許我至今還放不下塵心？

閉目尋思怎麼她的面貌那樣逼真？

呵！她的笑，她的眉，她的感動！

她的笑，她的眉……我心中東不住的怦怦，

我緊閉着目，口中輕呼着『性靈，性靈！』

春風蕩蕩，怎的她面容只在我腦底憧憬？

不要想！今宵好不容易才飛到這山上，
以後這山崖便是我永久的家鄉！

怎的打不去？那姿容繞得我心神恍惚！

不！要冷靜地，冷靜地埋熄這情火！

我更緊閉着眼，忘了她！忘了她！

莫教這心胸再填入異樣的鬼魔！

愈輾轉尋思，愛火愈故意的燒，

怎的？怎的只覺得這樣心焦神燥？

張目月已銜山，峯嵐都靜靜悄悄。

她睡在我懷中像一枝沈醉的桃花，
袖中悠悠一縷異香輕撲我眉下。
暗暗端詳我忍不住低低吻她的柔髮。

呵！那輕柔，那不介意，那天真，
她慢啓雙眸，微笑略開朱唇，
『哥兒，快睡吧，看夜色已深！』

呵！那可愛的醉人的秋水似的雙眸！
不！我想這樣混濁！這樣污朽！
我連忙鎮靜心神閉目把眉頭緊皺。

她握着我的手依舊靜靜沈睡，
重重想像疊上心來像憧憧鬼魅，
山影陰森，我不禁神傷淚墜。

我頹然依靠着青石呆想：

懷中是這樣一個春花似的面龐，
呵！我設身是在這靈慧的山上！

迷迷我怎忘不掉這玫瑰的口春暉的眉？
迷迷地，呵！再莫向罪惡的澗中投墜！
思潮重重亂湧，漸迷迷昏沈若寐。

昏沈沈已不知多少時間倚在花下，
猛一陣鳥鳴在耳邊唧唧喳喳，
張眼徹谷曉風滿天橙紫的雲霞。

看四周仍是昨夜的花牀，昨夜的杏林，
不知什麼時間離了那靈慧峯頂。
曉露瑩瑩滿花枝望不斷是織錦堆雲。

金光閃閃一大隊黃鸝直撲林梢，
東一羣西一羣唧喳亂噪，
撲地一聲似一片金粉又飛過溪橋。

那一陣鶯聲婉啭猶在對面桃塢，
腦後又一陣鳴聲野鵲挾着珍珠，
這一陣更清脆更噴亮落滿蘅蕪。

嘎一聲長鳴直聳入雲天，
掠過天邊曉雲是一行蘆雁；
隨着耳邊枝頭又一陣燕語呢喃。

細聽燕語後隱隱還有異樣鳥聲，
在林端？在谷後？這不像夜鶯。
呵！隔花枝一天灰白的雲雀織滿了晴空。

谷底枝頭遠近也辨不出還有多少鳥聲嘹亂。

一陣風過我眼前猛銀白的一閃，

撲翅是十幾隻雪鴿落在我牀邊。

我撫弄着鴿兒聽不到一點人聲，

充耳的鳥鳴和着遠近溪流琮琤，

鳥語花香，我心頭似淺醉微醒。

耳後輕輕地柔柔地又像一聲鳥語，

又不像，鳥語那有這樣地低緩紆徐？

滿林眩目鳥飛也辨不出這一聲究在何處。

停一刻輕輕的柔柔的又似一聲呼喚，
我胡疑心想這鳥語也許就在杏林左面，
回頭，呵！女皇抖衣微笑撲向我懷間。

她穿着一件淡粉色的晨衣，

髮間左右插兩朵深紫的荼蘼，

一舉一笑比月下更覺得嬌媚綺麗。

『我喚你兩聲你爲何不答言？』

『這清晨我耳邊只有鳥聲雜亂，

我聽不出，把你的呼聲當作了杜鵑。』

她斜倚在我懷中緊握着我的手。

我說：『是什麼時刻我離了那峯首？』

她笑，我也笑，我笑望她，她笑笑低下頭。

『我醒時你還在沉沉酣睡，

趁星光托着你往這杏林裏飛，

這裏露不冷，又沒有天風緊吹。

姊妹哥兒們都已牽向那方，

都去那湖濱沐浴，』她遙指那山旁，

『我們都已攏過了髮換過了晨妝。

不去擾他們，你且先隨我來。」

她牽着我的衣角轉過幾株黃槐，

潺潺一束清泉，泉側滿的是紫芝花開。

我就着清泉隨便洗一洗手，

她遞來一個黃橙叫我潤潤舌喉，

我們並肩攜手傍着溪流慢走。

傍溪慢走，她的頭斜倚着我的肩，

柳蔭漸深漸濃，滿地野花開遍，

昨夜的思潮又憧憬在心頭轉旋。

她蹲身拾起一枝玫瑰插上我胸襟，
呵！她的笑，她的眉，她的溫存！
那輕柔，那不介意，那一點天真！

我愈看她愈像愛和美的化身，
這豔麗的蛛絲重重纏上了我的心，
但我清晰記得：『愛要培栽化入性靈！』

我歪頭親着她的柔髮慢慢前行，
她倚着我的肩低低笑語輕盈，
我好似聽到她的甜蜜滴入我心湖的音聲。

靜靜地，靜靜的，是我們的步履，
輕輕地，輕輕地，踏過落花幾許，
滿溪岸，滿柳蔭，是花香鳥語。

我們手牽手，手牽手，傍着這溪流，
一步步，一步步，追隨花岸依依，
相倚着，相偎着，我心頭情思昏迷迷。

前面漸灣轉，漸轉灣，是柳蔭盡頭，
湖光凝碧，遠遠隔岸似一羣雪白的沙鷗，
姊妹哥兒們猶在拍波打水東泳西游。

我們從湖邊又一步步轉上山坡，
這裏更陰森打頭數不盡多少花果，
路愈遠，艸愈深，滿地野花愈多。

她緊靠着我，『你把人間的故事說一兩起！』
我說，『人世間除了煩惱再沒有什麼希異。』
『我知道，可是人世間就沒有一點一滴甜蜜？』

她這話正正打動了我的心，
我已忍不住胸中美的火燒起了愛情，
我撫着她的肩更向我懷中抱緊。

我躊躇着慢吞吞向她述陳：

『人世海角百五十年前有一位詩人，
勞苦一生寫成一篇不朽的作品。

這作品至今已傳遍了人間——』

我說至此，低頭向她眉角觀看，
心頭怦怦像把罪惡種入了這夢鄉的田園。

她仰首滿眼熱望要我繼續，

『這作品記的是一齣人生的悲劇，
會有多少人間熱淚浸透了這一紙人間曲。

這故事是說一個白髮蒼蒼的老人，
腹中充滿了世間的智識尙留得一點天真，
人生的魔難使他對赤心發生了疑問。

多少輕籍解不開他滿腹的積愁，
放棄了上帝，信仰，靈慧和自由，
與魔鬼攜了手跡山河到處遨遊。

魔鬼指示了他人生一切滄桑，
他未曾把任何享樂放在心上，
最後他們遨遊到一個小小的農莊。

農莊間遇到一個美麗的女郎，
他一縷愛情便縈繞在她身旁，
他童心第一次嘗到情愛的悲傷。

情絲漸綴成網，情網網住了兩個靈魂，
他和她攜手就同向情海裏沉淪，
纏綿恩愛把兩顆心結成了一顆心。

從此他永遠忘不了她的美貌，
她也永遠忘不了他溫柔的懷抱，
兩顆心就這樣築成了永世的囚牢……』

我說到此心中陡起一陣傷悲，

我翹望被滿陽光的靈峯強忍着珠淚，

她立足緊挨着我的胸懷也鎖上了雙眉。

她說，『你繼續着講，我心中牢記。』

我不敢再訴說，低聲在她耳邊嘆息，

『人世之間還只存着這一點甜蜜。』

『我自幼就在這靈慧的園中生長，

這裏沒有老，沒有愁，不懂得憂傷。

嘗盡了甘甜萬種，只未曾飲過這愛情的酒漿。』

我心中情波滾滾緊抱着她的雙肩，
『夢鄉的樂趣如今我也算嘗遍，
只因這一絲依戀還捨不得塵寰。

眉，你的美，你的媚已使我心魂陶醉，
我知道這在夢鄉是一個無涯的罪孽，
可是，愛箭射出了心弓再不能收回！』

我全身戰慄緊緊偎倚着她，
低頭深深吻她輕鬆的柔髮，
她靜靜地沉思，一句話不答。

情熱在我胸中像雨暴風狂，

靈峯在眼前漸漸消失了方向。

『愛，爲了愛我要抱着你回返我人世的家鄉！』

她猛回頭，驚訝，懼怕，蒼白的面龐，

『哥兒，』她顫聲，『我爲你，我爲你，

我願拋却這自由，這永久，這空虛的夢鄉！

如果，如果人間真有甜蜜的愛之麴蘖，

我願離了這靈峰，踏向你們的世界！

但是你先告訴我那故事是怎樣的完結？』

我雙手捧着她的頭已淚眼模糊，

『青春美貌，沒有愛就成了虛無！』

空空懷抱着靈慧，那不是人生的路途！

但人世的甜蜜裏都藏着傷悲，

沒有傷悲甜蜜也會失了滋味！

那故事結局：她是青春的死，他是終身的淚！』

她張大了瞳眸，鎖着眉無限的驚恐，

我顫聲，『只有淚和死才留得住不滅的愛情，

就是這一滴甜蜜還潤飾着人生！』

她呆立，兩眼中注注有了淚痕，

我雙手緊緊抱住了她的腰身，

低頭深深吻着她玫瑰的芳唇。

我深深地，深深地吻着她玫瑰的芳唇，

這深深一吻的迷醉酥化了我的靈魂，

像粉霧擁濃，胸緊疊着胸，心穿透了心……

越，她推開我雙臂猛地一抽身——

穿林越溪急急向着靈慧峯麓飛奔，

頭也不回倏忽間花叢中消失了踪影。

我背後像陡地刺骨一陣冷風，
順着方向狂喊狂追，聽不到一聲回應，
胸中刮亂了五臟，砰砰只有心的崩碎聲。

空中烏雲一重重緊疊緊擠——

耳邊咕隆隆像一聲震魄的霹靂！

昏沉沉頭頂倒旋墜墜墜向深深淵底！

尾
曲

我從夢中打一個寒噤驚醒，
四壁灰暗猶孤獨坐在室中，
昏黃的殘燭已燃近了燈檠。

窗外浙瀝秋雨依然在飄，
寂寥無聲滿室靜悄悄，
慢尋思，迷離夢影遙遙。

我頽然蘸乾墨提起禿筆，
寫一行已滾滾淚隨筆墜，

『戀愛裏容不下性靈，性靈中藏不住戀愛！』

教为观止！ 60.12.25

总记
2004.12.25
北明

震東印書館印行
售價四角

勘誤	頁	行	誤	正
	46	9	晴空	晴空
	48	3	微笑笑撲	微笑撲

